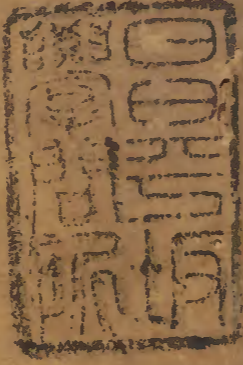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九十七之八



漢書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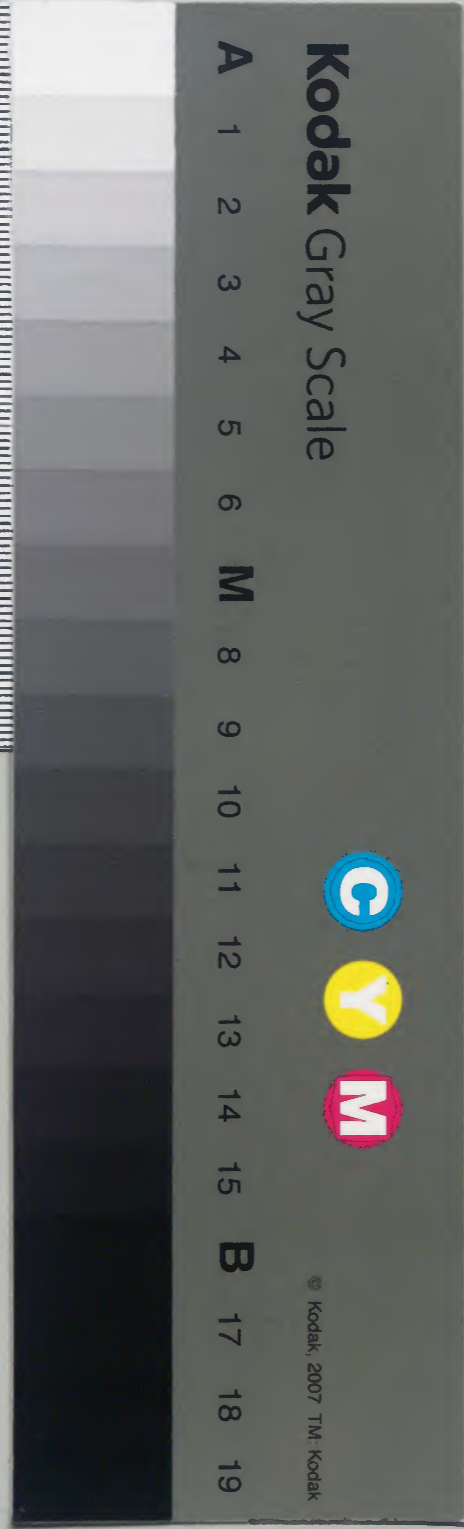
		三七三二號	
五〇册	八架	九七函	

內閣文庫

三五九函		三七三二號	漢書
	五〇册	八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49)	
函號	359	54





Very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s visible.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七

淺草文庫

臥龍行記

王十朋

議戰

李綱

議本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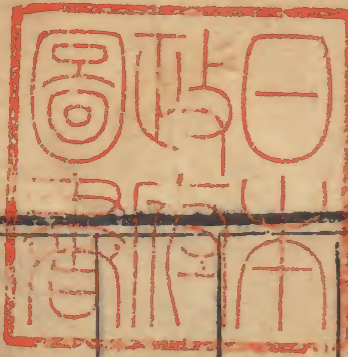
論本原五事

議赦令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論金使欺罔疏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七

一

上高宗十事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論議和書

謝講和赦表

岳飛

奉詔移偽齊檄

潮州石林記

范成大

論攻關西五路

吳仲

論國勢疏

林栗

極論和議不便疏

許忻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七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臥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

游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

襟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蔭羅絡

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透

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一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旣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

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

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
有勇以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
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
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
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
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
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
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
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

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甲而天下心天

牛而朝廷之氣

議本政

李綱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
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
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
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
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
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
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
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

也其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
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
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爲中興然則
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
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
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
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
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
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

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論本原五事

李綱

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擴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

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蟬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

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已不可

古文世宗 卷之九十一
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
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日
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日
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
年以來般運花石軸轆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
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
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
耗邦財斬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
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特
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
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
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
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脩己安人而比隆
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
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
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
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

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卽復施行要在使衆必
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
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
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
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
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
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
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
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

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
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
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之夷
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
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
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
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
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
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
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
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
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
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
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
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良
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
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

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
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旣耗人
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
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內帑而內帑
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闢歛散之
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
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
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
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

古文世續 卷之九十一 十一 三百卅三
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
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
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
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
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環視而起豈不趨禍亂
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旣罷花
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
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
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

於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
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
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
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
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汭流州軍高
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
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
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
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羣

古今世系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

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以總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

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
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
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
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
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
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
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泛買
有常平司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
有和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

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
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
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
額賦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
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
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
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
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
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

呼從之者颺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

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受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鷲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

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
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
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
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
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卹勿使闕乏別
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
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
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

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
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
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
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
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
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
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
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

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灑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

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

誰與居况欲合衆志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
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
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
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即日因
都城暴水變故常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
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
所懷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
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

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時雖抱愚衷不
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
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
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
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
在今日臣願陛下萬幾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
宗勤勞積累基構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
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
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

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
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
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議赦令

李綱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
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巧之乃知
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
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
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
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
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
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為神

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各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

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覈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人令

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上皇帝封事論和戰守

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

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
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
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
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
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
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
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
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
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

王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
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
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十倍於澶淵之
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
得者迨援師之集旣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
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
劫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
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
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

古文世紀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三
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
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
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
以爲其和必成而九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
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
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旣
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
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
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

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
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
地輒和旣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
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
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
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信
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
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
初無犯關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百卅三
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
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
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
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
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
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
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
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
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

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
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
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
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
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
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
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
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
也天祐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

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
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
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
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
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
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
秋中國衰弱之日北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
欲拯生靈之危阡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

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
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
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
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
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
密邇畿甸易為侵凌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
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
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
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

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
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
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
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
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
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
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臻國家代有或多
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
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懼聰

懼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
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
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
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
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
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
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
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
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

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有橫
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
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
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
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
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
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弭必有銷
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

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
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
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
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
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
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
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
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爲焦頭
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一
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
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
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
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
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
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
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卽日戒途
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
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

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
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
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
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
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
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

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違未覩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

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議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

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倣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旣行賞罰旣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迹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

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迹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

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

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管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

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諸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

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持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古文世綱 卷之九十一
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
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
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
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
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
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
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
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
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據非

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
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
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
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
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
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
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
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旣
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宮闕立官

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
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
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
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
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
以漸脩建慮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
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
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
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

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
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
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
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
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
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
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
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
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

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
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
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
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
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
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
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
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

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
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
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
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
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
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
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
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
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
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
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
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
重建事立功與夫克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
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
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
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

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
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
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
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
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
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
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
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
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

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

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旣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

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儲糗糧積金帛賊

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

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上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會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

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克噐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

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旣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

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至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任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叅之害

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

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璋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之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

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
雖負重謫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
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
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
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
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
謫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
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
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
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
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
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
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
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

古文世統 卷之九十一
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然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

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迥相倣效

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
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
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裒贈而
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
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
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
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
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
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

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
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
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
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
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謫困讒之臣無浚之功
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
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
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
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

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
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臣願陛下
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
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
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
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
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

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奧序
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財則積累非
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
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
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
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
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
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
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

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麤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

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

之用渴而穿井鬪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
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
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
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
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耨耜之力乃獲有秋
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
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
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
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

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
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
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
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
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
在我者而以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
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
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

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

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

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
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
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
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
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
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
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
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

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
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
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
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
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
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
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
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

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
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
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
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
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
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
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
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

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
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
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
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
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
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
敢復與世故蒨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
悉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
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

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
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
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
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
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
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
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
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
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息實天下之幸

論金使欺罔疏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

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東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

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使或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
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
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
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
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
其善而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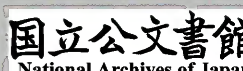
上高宗十事

李綱

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
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
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
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
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
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
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
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

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

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七
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
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
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
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
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
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
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
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
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
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
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
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
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
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
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
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
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
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

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斜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

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
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
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
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我無禮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
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
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至和
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
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
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
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
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

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
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
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
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
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
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
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
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
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
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人之情狀其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事

人之情狀其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事

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驅衣冠
耳寧猶處小賤或求古雅不唯陛下之罪人實
軍之士不輝而來自前不然而首快東燕而及
然於羅留與責以無斷餘與問罪之相與三
會等共熯天國國之公願博三人願卒之黨街
蘇階秦餘終世亦有博也且前員蘇蠶養不與
衣山咬此有咬蠶蠶身雖尚須許博樂到押臣

論議和書

胡銓

自靖康迄今九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
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
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
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
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
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
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
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

且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

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
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
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
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
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
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
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
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
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
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
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
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
過望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
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
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
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

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輿輿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

魏杞康潛等絕請和之

議以鼓戰

士下哀痛之詔以

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火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輿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管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遍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顛口血猶在俄驅南

古文世統 卷之九十七 三十五 一百九十六

古文世緒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
莫守金石之約難克谿壑之求圖蹙安而解倒
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
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
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
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
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
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雙豆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今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偽齊檄

岳飛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
 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
 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
 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
 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
 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
 卽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
 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

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
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
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
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
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
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
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
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
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
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
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潮州石林記

范成大

石林居士以乾道壬辰冬發吳郡帥廣西行十
 日至潮州將遊北山石林入山松桂深幽絕無
 塵事過大領乃至石林則棟宇多傾頽惟正堂
 無恙堂正面卞山之高峰層巒空翠照衣袂畧
 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偉自堂西過二
 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
 堂曰承詔葉公自歸守先隴經始此堂後以天
 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為名焉其旁登高有羅

漢巖石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鑄劍自西巖回步
至東巖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
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
於石間亦有自它所移徙置道旁以補闕空者
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
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
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守或謂此地離
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
又云公沒後山鬼捨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
能安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
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
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
之小玲瓏今屬之沈氏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
古一丘悉空中洞穴千數皆傍相通貫故名玲
瓏泉聲瀉三磴中窈如深谷前小池石如牛馬
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巖巧
恠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旣無
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能捐厚貲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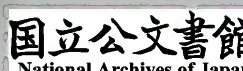
沈氏雖不得山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
游卽石林是以小玲瓏脫出而加勝云

百一在悉空中原大千樓背詩林風骨好金
少水在郭今原之氣力此山以爲勝世也
小安非其異與魏吳魏其武都亦林參
費爾身雲川林而無野山石林大如對又亦
論安寧姑湖明夫之云出亦林如武海

論攻關西五路

吳伸

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於幽人
怨於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
後時滅之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
在今日擒之稍難臣於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
鋤僭逆蓋恐其滋蔓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
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
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中彼且盡銳以
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



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偽旣久形勢已成又况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當死請於金人金人以日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於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弊正用刺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爲必擒之計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觀關中之地劉豫認爲已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旣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况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爲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旣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臣竊料劉豫之謀

秋高馬肥彼強亦來彼弱亦來蓋強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爲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爲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亡曹公跣足迎許攸而破

冀州陳餘捨左車而死泚水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固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總帥權下士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遼邈臣竊意其無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進見一人聞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絕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

一槩遇之得非懲於羹者吹虀之謂歟昔周亞
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
無能爲也本朝縱張元而元吳叛留姚嗣宗而
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見於
張姚匹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
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爲張浚惜亦將爲陛下惜
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劉豫僭號於
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
非猶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
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爲我用況於置而不問
縱而弗禁者乎臣昨見杜充爲宰相順番遂帥
大郡龔若虛以校尉投虜立作郎曹自可誅夷
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每念之未曉
其義况夫捨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
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旣有其
人而不能用旣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
聞之劉豫聲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三五
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年歲間南

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審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
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
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今之都督如張
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太專待人太薄
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闕茸
備員會聚之日不過敘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
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
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已者又安能策得失之
計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
生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
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若自以
為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
人箴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間衆訪竝起獨臣雪
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
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
又安得不為陛下詳言之况臣紹興甲寅曾論
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
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

古文世續 卷之九十一
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其小疵若或
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
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固責之深矣
臣憂國之心不能自己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
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
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於此尚何
諛諛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
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尤當先於衆
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誓不
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爲死讎萬一國家
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
死於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沽
名釣譽良爲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
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僞事真略無甚大利害况
前有馮道歷四姓而不替之鑒伏望陛下痛加
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爲廟社久長之計
也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
百拜

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踵也又苦蹶蹶又類辟且病彘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問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

論國勢疏

林栗

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踵也又苦蹶蹶又類辟且病彘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問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

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
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
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
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
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
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
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
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
耳受苟欲嘗試以告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
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
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
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
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
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
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
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
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

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

極論和議不便疏

許忻

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抑亦

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
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
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
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
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
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
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
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
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
道勒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
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
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
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
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
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
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
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
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

枕塊其恐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
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
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
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
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
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
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
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
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
平哉乃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
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
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痛哭使賈誼復生
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
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
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
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
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
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

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褻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為實效不事

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者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八

辭崇政殿說書封事

朱熹

官法上論考課

葉適

國本中論刑法

國本下論用刑

理財上

理財下

兵權下

進美芹十論

辛弃疾

謝安與王羲之論

與謝安

與謝安

與謝安

國本中論所載

國本中論所載

曾志士論卷第

卷第

翰宗與謝安書封事

朱熹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八

古文世編卷之九十八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辭崇政殿說書封事

朱熹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

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然後可以
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
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
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
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
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
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何翼
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理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
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
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
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
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
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
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
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

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嘗若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
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
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
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
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
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
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
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
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
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
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
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
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
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
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
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

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
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
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
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知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
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
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
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
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介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益雖以一人
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
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
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
以爲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
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

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間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林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

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此
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
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
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
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
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
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
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
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
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
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
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
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
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亦不
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杖是皆為
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
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
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

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
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
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于此
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
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
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
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
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
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
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
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
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
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
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
勝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
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
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捐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
獻而至於有私則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

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

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
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
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
所用者皆庸謬儉巧之人雖勤于立政而一有
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
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詒燕之謀未
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于上風俗壞于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
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
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
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
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
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于師
傅保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
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
何其疏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
自治者猶未免于疏畧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
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
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于其間所
所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
之效至于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
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
若無待于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於正
則正習于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
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于微不待
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
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
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
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
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
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
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
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
媒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于皇孫

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
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
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邪謂宜
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
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
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
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
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
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
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
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
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
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
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
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
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
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
于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于求賢而賢

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
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
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
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
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
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
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
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
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
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
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
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
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
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
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于此輩而

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
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
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
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
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
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
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
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
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
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
去然其列布于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
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
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
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
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豈
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
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
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

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耻廢壞顧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

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僭捕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

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

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于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于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益其姦而其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

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急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于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脩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于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寒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
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
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
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成風競為苛急
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
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
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
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
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
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
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
也至于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
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
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
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
不脩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措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日結于陛下之
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

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
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
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
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以
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
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
路得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
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
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
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
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
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
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
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
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
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
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

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
撥遣則又不免使叅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
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
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
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
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
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
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
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
立而所資于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
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
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
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
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
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
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
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
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

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差等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于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

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
 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
 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
 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其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
 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
 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
 事愈至于不可為矣

官法上論考課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
 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失
 名則其主輕以此為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
 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
 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
 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泄一職而
 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之法曰三載其考
 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

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
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
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
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
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
必居之諫諍審讞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
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
大者爲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爲侍從之官其
人旣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
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爲蘊藉醇雅沉厚老成以
局度噐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
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
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
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
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
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至尊安而
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
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

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賞効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

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
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
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為某某為某借某人
足以重其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知者而已
矣則必其名為具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必敗
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為
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也
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
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為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
於為實也而未知其所以為實何者今之所謂
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
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
俛然為之耶俛然為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
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後退昔以
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况其有未及宣
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
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為實而不喜其為名又
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

世系
卷之八
三十一
蘊籍溫雅沉厚老成以局變器識自許者舉不
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
焉大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
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
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為不足用
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
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
者以天下皆為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
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
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

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師乎
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
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
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
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
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
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
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
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
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
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
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
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黥劓
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
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
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旣
而禽滅菹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

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鉄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為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為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恐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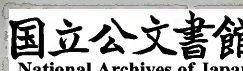
以爲所坐大逆法旣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
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
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
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䟽自乞若將
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
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
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
臣之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宮觀
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
章惇弄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
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
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
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
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
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
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
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愎不
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

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為國之本意而
舜文王之俗然歟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
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
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為
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
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
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
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
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為重刑所

國本下論用刑

葉適



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權酷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死如且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

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鬪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比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為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之不一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

制刑人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
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
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
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
重失入之坐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
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
而民不攜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
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
而恤刑以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
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爲誠使天
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
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
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
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
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
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
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
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

贊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

理財上

葉適

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

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卜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

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
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
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
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
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
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
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
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餘者祭祀喪紀
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
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
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
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
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
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
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
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
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

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關歛散
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
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
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
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
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
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
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
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
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頻
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
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
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
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
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
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

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理財下

葉適

使天下疑已不可為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為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螫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

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與鳳不常出
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
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
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
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
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
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
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
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
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
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
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簡約
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
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
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
奏䟽蠲除不問縉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
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
某欠某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

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件無數謂之寬
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
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也而
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與其利也下自一縣
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
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
之重以病已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
而已矣將用以滅虜而復北方也今也不出門
闕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
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
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
而仰食於官北有强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
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
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
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
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
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
侈矣而田疇不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

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跖躄之橫尾生之信必習爲狙公之欺而非跖躄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羣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故朝廷雖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爲桑弘羊楊可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况其不爲弘羊者耶

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為有餘此出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為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為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為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噫今州縣號為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兵權下

葉適

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
 為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
 入而言兵者人之為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
 天下反皆以奇為常是以天下未知兵而習為
 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
 呼孰能知其為天下之大禍也平居無事常言
 兵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
 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

其將某為良可以反間以離之可用死士以刺之某兵亂可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葭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為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為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為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為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為守因事觀兵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使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蒼莽雨雪凍饑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論讐恥憤激嗔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為之其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

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
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
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
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荅
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其
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
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
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
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
而已者也然而未必有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
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
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
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
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
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
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爲奇言而言兵
爲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
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爲實者今未

有不轉而爲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爲賀焉何者天下之能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何如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橫斂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鬪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

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為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為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進美芹十論

辛棄疾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謀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閩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眾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



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
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
復共藉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
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
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爲成謀虜人
利於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
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
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
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徂詐
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
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旣和之後
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
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
之大病亟遂齟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
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
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
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
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

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
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己
以爲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
預備乃爲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
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
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
敵之虛實吾旣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
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
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耻酬瓦

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
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
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
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

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
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
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
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
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

然其聲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留木
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
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
可用有用必有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
自我不係于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
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巖可
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
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
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
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
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
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餼
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斬恩于郊而無泛恩之
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
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
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
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卹者蓋虜人
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

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
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于
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
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
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
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
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
靡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
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
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
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
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
槌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
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
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
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
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
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

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
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
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
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
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
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
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
殞之期初不爲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
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嫡庶
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
高祖見之以爲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
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
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爲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
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
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
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
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

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
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
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
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
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
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
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
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
嘗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
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
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旣不
能爲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
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
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
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
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
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
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

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
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
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
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
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
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
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褻又嘗緩我追北之
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
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
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
遺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
褻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
而有意外之請夫旣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
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
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
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
過調浴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
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旣得之彼用師

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
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
後中原之士脛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
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
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
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
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
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
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
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
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
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
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
於我况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
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
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
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
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

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
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
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
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
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
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
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單
于解仇納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
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
枝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
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
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
勝之機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
綽綽乎其有餘矣

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
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
未有休戚喜怒之旣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
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

適遽使之饑寒則怨仰而事俯而有遽使之捐
棄則痛冤而求伸忿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
怒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
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
而漢則破觚爲圓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
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
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
形秦自若也怒之旣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
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
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
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
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
顧惜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訥未定猶勉強
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旣久稍玩真情
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仇滅中華
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
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孳畜相雜
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

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
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
常產者困窶無置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
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誅于積威之末辛巳之歲
相挺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
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遙
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
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再而
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
惜也臣竊計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
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
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
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
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偃然可恃之
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
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
爭爲吾之應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
原之民曩者民習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

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
離以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于攻守虜人雖暴
有王師爲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爲士
笑之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
今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
焉是特爲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
何待

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定
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
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
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
爲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
以取中原而陳亦旣斃于隋與夫藝祖皇帝之
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爲東南地薄兵
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蔡謨亦謂
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魏俱斃
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
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

分于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有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恠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靡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之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

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
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爲秦虜而
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
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
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
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秦
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
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蓋
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
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
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
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
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
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
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
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于積威之後不推項
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籍口是猶

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
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僞而褫魄于雕弓亦已
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
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
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惑則臣
固當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
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
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
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
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
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
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
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
臣不爲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
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
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
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
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

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
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
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
敵則恃驩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
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內之三軍習
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
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
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
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
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
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爲吾嚮
應者它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
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
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
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
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
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
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

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
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
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
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
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
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
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
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
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
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
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
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
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爲稱豈能鬱鬱久居此者
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
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
惟陛下深察之

古文十編 卷之九十八 六十五

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
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
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爲備則其誰敢
乘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爲備則
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
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
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鬪之鋒故十戰而九敗
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
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
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
則始足以爲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
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
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
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
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
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
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
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

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爲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來不足以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趨真與道壽以趨和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

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沐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揚劉德勝之間蓋嘗感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已然議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遇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箠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

百一十卷之九十一
三十三
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
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
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

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
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
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
用兵致勝以糧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
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
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
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
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
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斂怨也何以言之市井
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饑寒故甘
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
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
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
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
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

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
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爲生而輕失身於黥戮
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
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
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
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
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
費糧種祗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
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
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釐爲保伍
擇歸正不釐務官擇爲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
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
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
之計其間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
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
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
以予之爲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爲凶荒賑濟
之儲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

麻蓄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
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
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
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
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
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方之
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
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
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
仰俸給爲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
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
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
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便而且亦爲歸正軍
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羣而聚
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後沿江歸
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
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
人之罪今之留者旣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

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彼何苦叛去以甘虜
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
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饑
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疎而遠之於江
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
逆虞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
所謂御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
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
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
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
年嘗徼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謂可輩
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
連廬舍相望竝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
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
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
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
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
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
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
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覈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
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
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爲戰
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况皆吾舊赤子非
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
濟之事哉

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
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
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
爾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
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
深探其情而逆爲之處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
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
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
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

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閩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叅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爲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

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
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
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
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
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斬重爵命齊量
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
欲使之常豐豐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
効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
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遙郡者間有趨伏
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數彼被介冑
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貴賤
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
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
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
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
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昇土運甓以
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
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

挺身效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斬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爲士卒裹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攜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銳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

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寵
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
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
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
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
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於誤國此實天下
之至計也

其防微曰古之爲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
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辨力之士不欲
一夫有憂愁怨懟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
人之有智勇辨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
肯自己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饑寒于
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
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
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
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
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
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

而庸人以爲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常教
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
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
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爲朝
廷重輕蓋以爲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
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
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
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
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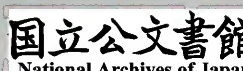
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
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
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已之言蓋亦有見焉耳
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
江之匠實爲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
無錫之士實基之尅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
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驕今已知之此數者
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
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政故

古文十卷之九十八
相板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
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
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
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
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
地教其親戚訐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
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闕礪無能累千百
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
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

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
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
明詔有司時散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
勅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歛平亭獄訟以紓其逃
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
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
既無負於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
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
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

吳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
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爰文伯
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
為自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
則是為賢毋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妬妻今臣之
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
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
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
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
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
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維審
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彼
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
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己收之亦自
已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
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



不利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
乍賢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
求之立事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句踐漢
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
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
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年而吳伐齊虛
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
種蠡肯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種蠡
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

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爲遲
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
高帝死於鴻門又二年弼於彭城又三年困於
滎陽又五年不利於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
之計議然未免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
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疎而奪其權誠以一勝
一敗兵家常勢懲敗徃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
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間於讒說其圖回大功也
不卹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爲之事於能

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爲朝廷患如
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決之
也必加炆丹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
於傅餌則痛遲而終爲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
言至炆丹方施而傅餌移之傅餌未幾而炆丹
奪之病不已而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
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
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
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爲可以安
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可講而臣
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讒慝
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
力於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
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
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
錢徽蕭俛以爲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
之罷爲中舍李逢吉之出爲節度皆以沮謀而
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

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召
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旬踐漢高祖唐憲宗
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
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
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
功於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俾其
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
遽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於奮激以自見其才
一綱旣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
不敢信其然也

其詳戰曰臣聞鷓鴣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
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
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
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
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
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
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
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

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簡略

且其地於高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諜其營則士卒無鬪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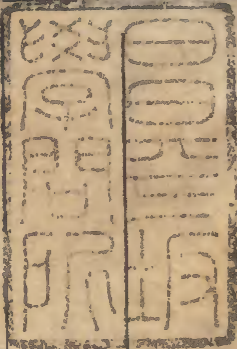
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
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
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
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
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
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
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
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
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
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
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
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
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
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
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
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
抑爲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
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

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

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下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冀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

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
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
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
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
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
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爲任何者其言落落
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爲狂者乎
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爲陛下終言之臣之所謂
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是不
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
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
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
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
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
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
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
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
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

古文
卷之九十一
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仁文山

小

卷之九

七

九

<p>仁文山</p>	<p>卷之九</p>	<p>七</p>	<p>九</p>	<p>仁文山</p>	<p>卷之九</p>	<p>七</p>	<p>九</p>
------------	------------	----------	----------	------------	------------	----------	----------



